



世界经典名著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

(中)

〔日本〕芥川龙之介 著

林江柯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鼻 子	1
海市蜃楼	8
第一章	8
第二章	11
猴 子	15
罗生门	22
山药粥	28
水 虎	46
第一章	46
第二章	48
第三章	50
第四章	51
第五章	53
第六章	55
第七章	57
第八章	59
第九章	61
第十章	65
第十一章	70
第十二章	71
第十三章	74
第十四章	77
第十五章	82
第十六章	86
第十七章	89

蛙	92
烟草和魔鬼	94
侏儒的话	101
星	101
鼻子	102
修身	104
好恶	105
小儿	108
武器	109
尊王	110
创作	110
鉴赏	111
古典	112
幻灭的艺术家	112
告 白	112
人生——致石黑定一君	113
某自卫团员的话	114
地上乐园	115
暴 力	116
柯树叶	117
爱情比死更坚强	119
地 狱	119
丑 闻	120
二宫尊德	121
奴 隶	122
一种辩护	127
艺术家的幸福	135

鼻子

谈起禅智内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无人不晓。它足有五六寸长，从上唇上边一直垂到颚下。形状是上下一般粗细，酷似香肠那样一条细长的玩艺儿从脸中央茸拉下来。

内供已年过半百，打原先当沙弥子的时候起，直到升作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当然，表面上他也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不仅是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应该专心往生净土的和尚，不宜惦念鼻子，更重要的还是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把鼻子的事放在心上。平素言谈之中，他最怕提“鼻子”这个词儿。

内供腻烦鼻子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因为鼻子长确实不方便。首先，连饭都不能自己吃。不然，鼻尖就杵到碗里的饭上去了。内供就吩咐一个徒弟坐在对面，吃饭的时候，让他用一寸宽两尺长的木条替自己掀着鼻子。可是像这么吃法，不论是掀鼻子的徒弟，还是被掀的内供，都颇不容易。一回，有个中童子来替换这位徒弟，中童子打了个喷嚏，手一颤，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当时连京都都传遍了。然而这决不是内供为鼻子而苦闷的主要原因。说实在的，内供是由于鼻子使他伤害了自尊心才苦恼的。

池尾的老百姓替禅智内供着想，说幸亏他没有留在尘世间，因为照他们看来凭他那个鼻子，没有一个女人肯嫁给他。有人甚至议论道，他正是由于有那么个鼻子才出家的。内供却并不认为自己当了和尚鼻子所带来的烦恼就减



少了几分。内供的自尊心是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是不会为娶得上娶不上妻子这样一个具体事实所左右的。于是，内供试图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来恢复自尊心。

他最初想到的办法是让这鼻子比实际上显得短一些。他就找没人在场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照镜子，专心致志地揣摩。他时而觉得光改变脸的位置心里还不够踏实，于是就一会儿手托腮帮子，一会儿用手指扶着下巴额，一个劲儿地照镜子。可是怎么摆弄鼻子也从不曾显得短到使他心满意足。有时候他越是挖空心思，反而越觉得鼻子显得长了。于是，内供就叹口气，把镜子收在匣子里，勉强又对着经几诵他的《观音经》去了。

内供还不断地留心察看别人的鼻子。僧供经常在汕尾寺讲道。寺院里，禅房栉比鳞次，僧徒每天在浴室里烧澡水。这里出出进进的僧侣之辈，络绎不绝。内供不厌其烦地端详这些人的脸。因为哪怕一个也好，他总想找个鼻子跟自己一般长的人，聊以自慰。所以他既看不见深蓝色绸衣，也看不见白单衫。至于橙黄色帽子和暗褐色僧袍，正因为平素看惯了，更不会映入他的眼帘。内供不看人，单看鼻子：鹰勾鼻子是有的，像他这号儿鼻子，却连一只也找不到。总找又总也找不到，内供逐渐地就懊恼起来。他一边跟人讲话，一边情不自禁地捏捏那尊拉着的鼻尖，不顾自己的岁数绊红了脸，这都怪他那惆怅的情绪。

最后，内供竟想在内典外典里寻出一个鼻子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好排遣一下心头的愁闷。可是什么经典上也未记载着目键连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长的。龙树和马鸣这两尊菩萨，他们的鼻子当然也跟常人没什么两样。内供听人



家讲到震旦的事情，提及蜀汉的刘玄德耳朵是长的，他想，那要是鼻子的话，该多么能宽解自己的心啊。

内供一方面这么消极地苦心自慰，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想方设法要把鼻子弄短，在这里就无须赘述了。他几乎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他喝过老鸱爪子汤，往鼻头上涂过老鼠尿。可是不管怎么着，五六寸长的鼻子不是依然耷拉到嘴上吗？

一年秋天，内供的徒弟进京去办事，从一个熟捻的医生那里学到了把长鼻子缩短的绝技。那位医生原是从震旦渡海来的，当时在长乐寺作佛堂里的供奉僧。

内供跟平日一样装出对鼻子满不在乎，偏不说马上就试试这个办法。可同时他又用轻松的口吻念叨着每顿饭都麻烦徒弟，未免于心不安。其实，他心里是巴望徒弟劝说他来尝试这一办法。徒弟也未必不明白内供这番苦心。这倒也并没有引起徒弟的反感，毋宁说内供用这套心计的隐衷似乎赢得了徒弟的同情。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起内供来。内供如愿以偿，终于依了这番热心的劝告。

办法极其简单，仅仅是先用热水烫烫鼻子，然后再让人用脚在鼻子上面踩。

寺院的浴室照例每天都烧水。徒弟马上就用提桶从浴室打来了热得伸不进指头的滚水。要是径直把鼻子伸进提桶，又怕蒸气会把脸(火通)坏。于是，就在木纸托盘上钻了个窟窿，盖在提桶上，从窟窿里把鼻子伸进热水。惟独这只鼻子浸在滚水里也丝毫不觉得热。过一会儿，徒弟说：“烫够了吧。”

内供苦笑了一下。因为他想，光听这句话，谁也想不



到指的会是鼻子。鼻子给滚水(火通)得发痒，像是让屹蚤咬了似的。

内供把鼻子从木纸托盘的窟窿里抽出来之后，徒弟就两脚用力踩起那只还热气腾腾的鼻子来了。内供侧身躺在那里，把鼻子伸到地板上，看着徒弟的脚在自己眼前一上一下地动。徒弟脸上不时露出歉意，俯视着内供那秃脑袋瓜儿，问道：“疼吗？医生说得使劲踩，可是，疼吗？”

内供想摇摇头表示不疼。可是鼻子给踩着，头摇不成。他就翻起眼睛，打量着徒弟那脚都皱了，用愤怒般的声音说：“不疼。”

说实在的，鼻子正痒痒，与其说疼，毋宁说倒挺舒服的呢。

踩着踩着，鼻子上开始冒出小米粒儿那样的东西。看那形状活像一只拔光了毛囫圇个儿烤的小鸟。徒弟一看，就停下脚来，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说是要用镊子拔掉这个呢。”

内供不满意般地鼓起腮帮子，一声不响地听任徒弟去办。当然，他不是不知道徒弟是出于一番好意的。但自家的鼻子给当做一件东西那样来摆弄，毕竟觉得不愉快。内供那神情活像是一个由自己所不信任的医生来开刀的病人似的，迟迟疑疑地瞥着徒弟用镊子从鼻子的毛孔里钳出脂肪来。脂肪的形状犹如鸟羽的根，一拔就是四分来长。

错了一通之后，徒弟才舒了一口气，说：“再烫一回就成啦。”

内供依然双眉紧蹙，面呈瘟色，任凭徒弟做去。

把烫过两次的鼻子伸出来一看，果然比原先短多了，



跟一般的鹰勾鼻子差不离。内供边抚摸着变短了的鼻子，边腼腆地悄悄照着徒弟替他拿出来的镜子。

鼻子——那只耷拉到颞下的鼻子，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萎缩了，如今只窝窝囊囊地残留在上唇上边。上面满是红斑，兴许是踩过的痕迹吧。这样一来，管保再也没有人嘲笑他了。——镜子里面的内供的脸，对着镜子外面的内供的脸，满意地眨了眨眼睛。

可是那一整天内供都担心鼻子又会长了起来。不论诵经还是吃饭的当儿，一有空他就伸出手去轻轻地摸摸鼻尖。鼻子规规矩矩地呆在嘴唇上边，并没有垂下来的迹象。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早一醒来，内供首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依然是短的。内供恰似积了抄写《法华经》的功行，心情已经多年不曾感到这么舒畅了。

然而过了两三天，内供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个武士到池尾寺来办事儿，他脸上摆出一副比以前更觉得好笑的神色，连话都不正经说，只是死死地盯着内供的鼻子。岂但如此，过去曾失手让内供的鼻子杵到粥里去的那个中童子，在讲经堂外面和内供擦身而过的时候，起先还低着头憋着笑；后来大概是终于憋不住了，就噗哧一声笑了起来。他派活儿给杂役僧徒的时候，他们当着面还毕恭毕敬地听着，但只要他一掉过身去，就偷偷笑起来，这样已不止一两回了。

内供最初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相貌变了。然而光这么解释，似乎还不够透彻。——当然，中童子和杂役僧徒发笑的原因必然在于此。同样是笑，跟过去他的鼻子还长的时候相比，笑得可不大一样。倘若说，没有见惯的短鼻子



比见惯了的长鼻子更可笑，倒也罢了。但是似乎还有别的原因。

内供诵经的时候 ,经常停下来 ,歪着秃脑袋喃喃地说 :
“ 以前怎么还没笑得这么露骨呢 ? ”

这当儿 ,和蔼可亲的内供准定茫然若失地瞅着挂在旁边的普贤像 ,忆起四五天前鼻子还长的时候来 ,心情郁闷 ,颇有 “ 叹今朝落魄 ,忆往昔荣华 ” 之感。可惜内供不够明智 ,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怎地觉得若有所失了。说得夸大一些，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于是，虽说态度是消极的，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对那个人怀起敌意来了。——内供尽管不晓得个中奥妙，然而感到不快，这无非是因为他从池尾的僧俗的态度中觉察到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

内供的脾气日益乖张起来了。不管对什么人，没说上两句话就恶狠狠地责骂。最后，连替他治鼻子的那个徒弟，也背地里说：“内供会由于犯了暴戾罪而受惩罚的。”那个淘气的中童子尤其意他生气。有一天，内供听见狗在狂吠不止，就漫不经心地踱出屋门一望，中童子正抡起一根两尺来长的木条，在追赶一只瘦骨嶙嶙的长毛狮子狗。光是追着玩倒也罢了，他还边追边嚷着：“别打着鼻子，喂，可别打着鼻子！”内供从中童子手里一把夺过那根木条，痛打他的脸。原来那就是早先用来托鼻子的木条。

鼻子短了反倒叫内供后悔不迭。



一天晚上，大概是日暮之后骤然起了风，塔上风铃的嘈音传到枕边来。再加上天气一下子也冷下来了，年迈的内供睡也睡不着。他在被窝里翻腾，忽然觉得鼻子异乎寻常地痒，用手一摸，有些浮肿，那儿甚至似乎还发热呢。

内供以在佛前供花那种虔诚的姿势按着鼻子，嘟囔道：“也许是因为硬把它弄短，出了什么毛病吧。”

第二天，内供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醒了。睁眼一看，寺院里的银杏和七叶树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庭园明亮得犹如铺满了黄金。恐怕是由于塔顶上降了霜的缘故吧，九轮在晨曦中闪闪发光。护屏已经打开了，禅智内供站在廊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当儿，内供又恢复了某种几乎忘却了的感觉。

他赶紧伸手去摸鼻子。摸到的不是昨天晚上的短鼻子了，而是以前那只长鼻子，从上唇一直垂到颚下，足有五六寸长。内供知道自己的鼻子一夜之间又跟过去一样长了。同时他感到，正如鼻子缩短了的时候那样，不知怎地心情又爽朗起来。

内供在黎明的秋风中晃荡着长鼻子，心里前南自语道：“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笑我了。”

（一九一六年一月）



海市蜃楼

第一章

一个秋天的晌午，我和从东京来玩的大学生 K 君一道去看海市蜃楼。鹄沼海岸有海市蜃楼出现，大概已是尽人皆知的。比如我家的女用人，她看见船的倒影，就赞叹地说：“简直跟前些天报纸上登的照片一模一样啊。”

我们就从东家旅馆旁边拐过去，顺便把 O 君也邀上。O 君仍旧穿着红衬衫，可能是在准备午饭吧，正在隔着篱笆能够瞥见的井口一个劲儿地压唧筒。我把柂木拐杖扬了起来，向 O 君打了个招呼。

“请从那边进屋来吧。——哦，你也来了呀。”

O 君好像以为我是和 K 君一起来串门的呢。

“我们是去看海市蜃楼的。你也一块儿去好吗？”

“海市蜃楼？”O 君忽然笑起来了，“最近海市蜃楼很时兴啊。”

约莫五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和 O 君一起走在沙土很厚的路上了。路左边是沙滩。牛车压出来的两道车辙黑糊糊地斜穿过那里。这深陷的车辙使我产生了近乎受到一种近似压迫的感觉。我甚至感到：这是雄伟的天才工作的痕迹。

“我还不健全哩，连看到那样的车辙都莫名其妙地觉得受不了。”



O君皱着眉头，对于我的话什么也没回答，但是他好像清楚地理解了我的心情。

过一会儿，我们穿过松树——稀稀落落的低矮的松树林，沿着引地河堤岸走去。宽阔的沙滩那边，海面呈蔚蓝色，一望无际。但是绘之岛的房舍和树木都笼罩在阴郁的气氛里。

“是新时代啊。”

K君的话来得突然。而且他说时还含着微笑。新时代？——然而我立即发现了K君的“新时代”。那是站在防沙竹篱前面眺望着海景的一对男女。当然，那个身穿薄薄的长披风、头戴呢帽的男子说不上是新时代。可是女的不但剪了短发，还有那阳伞和矮跟皮鞋，确实是新时代的打扮。

“好像很幸福呀。”

“你就羡慕这样的一对儿吧。”O君这样嘲弄着K君。

距他们一百多米就是能望到海市蜃楼的地方。我们都趴下来，隔着河凝视那游丝泛起的沙滩。沙滩上，一缕缎带宽的蓝东西在摇曳，多半是海的颜色在游丝上的反映。除此而外，沙滩上的船影什么的，一概看不见。

“那就叫海市蜃楼吗？”

K君的下巴颏上沾满沙子，失望地这么说着。这时，相隔二三百米的沙滩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乌鸦，掠过摇曳着的蓝色缎带似的东西，降落到更远的地方。就在这当儿，乌鸦的影子刹那间倒着映现在那条游丝带上。

“能看到这些，今天就算是蛮好喽。”

O君的话音未落，我们都从沙滩上站起来了。不知



什么时候，落在我们后面的那对“新时代”，竟从我们前边迎面走来了。

我略一吃惊，回头看了看身后。只见那两个人好像仍在一百多米远的那道竹篱前面谈着什么呢。我们——尤其是O君，扫兴地笑了起来。

“这不更是海市蜃楼吗？”

我们前面的“新时代”当然是另外两个人。但是女人的短发和男人头戴呢帽的那副样子，跟他们几乎一样。

“我真有点儿发毛。”

“我也思忖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们这样说着话。这次不再沿引地河的堤岸而是翻过低矮的沙丘向前走。防沙竹篱旁边，矮小的松树因沙丘而变得发黄了。打那里走过时，O君吃力地哈下腰去，从沙土上拾起了什么。那是个似乎涂了沥青黑边的木牌，上面写着洋文。

“那是什么呀？Sr .H .Tsuji.....Unua.....Aprilo..... jaro.....1906.....”

“是什么呀？dna.....Majesta 吗.....写着 1926 呢。”

“喏，这是不是附在水葬的尸体上的呢？”O君作了这样的推测。

“但是，把尸体水葬的时候，不是用帆布什么的一包就成了吗？”

“所以才要附上这块牌子。——瞧，这儿还钉着钉子哪。这原先是十字架形的呀。”

这当儿，我们已经穿过像是别墅的矮竹篱和松林面走着。木牌大概是和O君的猜测差不多的东西。我又产



生了在阳光之下不应该有的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真是拣了个不吉利的东西。”

“不，我倒要把它当作吉祥的东西呢。……可是，一九六〇到一九二六的话，二十来岁就死了啊。二十来岁……”

“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这就不敢说了……反正这个人说不定还是个混血儿呢。”

我边回答着 K 君，边揣摩着死在船里的混血青年的模样。据我的想象，他该是有一个日本母亲。

“海市蜃楼嘛……”

O 君一直朝前面看着，突然喃喃地这样说。这也许是他无意之中说出的话，但我的心情却微微有所触动。

“喝杯红茶再走吧。”

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房屋密集的大街拐角的地方了。房屋虽然密集，沙土干涸的路上却几乎不见行人。

“K 君怎么样？”

“我怎么都行……”

这时，一只浑身雪白的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尾巴，迎面走了过来。

第二章

K 君回东京以后，我又和 O 君以及我的妻子一道走过了引地河上的桥。这一次是傍晚七点钟左右，我们刚刚吃完晚饭的时候。



那天晚上看不见星星。我们连话都不多说，在没有行人的沙滩上走着。沙滩上，引地河河口左边，有个火光在晃动，大概是给入海捕鱼的船只当标志用的。

波涛声当然不绝于耳。越是靠近岸边，咸腥味也越重。与其说是大海本身的气味，倒更像是冲到我们脚底下的海藻和含着盐分的流水的味道。不知怎地，我对于这股气味，除鼻孔以外甚至皮肤上都有所感觉。

我们在岸边伫立片刻，眺望着浪花的闪动。海上到处是漆黑一团。我想起了大约十年以前在上总的某海岸逗留时的情景。同时也回忆起跟我一起在那里的一个朋友的事。他除了自己读书之外，还帮忙看过我的短篇小说《芋粥》的校样……

过一会儿，O君在岸边蹲着，点燃了一根火柴。

“干什么哪？”

“没什么……你看这么燃起一点火，就能瞧见各式各样的东西吧？”

O君回过头，仰脸看了看我们，他这话一半也是对我妻子说的。果然，一根火柴的光照出了散布在水松和石花菜中的形形色色的贝壳。火光熄灭后，他又划了一根火柴，慢腾腾地在岸边走了起来。

“哎呀，真吓人，我还以为是淹死鬼儿的脚呢。”

那是半埋在沙子里的单帮儿游泳鞋。那地方海藻当中还丢着一大块海绵。这个火光又灭了，四下里比刚才更黑了。

“没有白天那样大的收获呀。”

“收获？啊，你指的是那个牌子吗？那玩艺儿可没那



么多。”

我们决定撒下无尽无休的浪涛声，踏着广阔的沙滩往回走。除了沙子以外，我们的脚还不时踩在海藻上。

“这里恐怕也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再划根火柴看看吧？”

“不用了。……哎呀，有铃铛的声音。”

我侧耳听了听。因为我想那说不定是我最近经常产生的错觉。然而不知什么地方真有铃铛在响。我想再问问O君是不是也听得见。这时落在我们后面两三步远的妻子笑着说道：“我的木履上的铃铛在响哩……”

我就是不回头也知道，妻子穿的准是草履。

“今天晚上我变成了孩子，穿着木履走路呢。”

“是在你太太的袖子里响着的——对了，是小Y的玩具。带铃铛的化学玩具。”O君也这么说着，笑了起来。

后来，妻子也赶上了我们，于是三个人并排走着。自从妻子开了这个玩笑以来，我们比刚才谈得更起劲了。

我把昨晚做的梦讲给O君听。我梦见自己在一栋现代化住宅前面，跟一个卡车司机在谈话。我在梦中也认为确实见过这个司机。但是在哪儿见过，醒来以后还是不知道。

“我忽然想起来，那是三四年前只来采访过一次的女记者。”

“那么，是个女司机喽？”

“不，当然是个男的。不过，只是脸变成了那个女记者的脸。见过一次的东西，脑子里毕竟会留下个印象吧。”

“可能是这样。在面貌之中也有那印象深刻的……”



“可是我对那个人的脸一点兴趣也没有。正因为这样反而感到可怕。觉得在我们的思想意识的界限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东西似的……”

“好比是点上火柴就能看见各种东西一样吧。”

我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惟独我们的脸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是跟先前完全一样，周围连星光也看不见。我又感到一种恐怖，屡次仰起脸看着天空。这时候妻子好像也注意到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她就回答了我的疑问：“是沙子的关系。对吧？”

妻子作出把和服的两个袖口合拢起来的姿势，回头看了看广阔的沙滩。

“大概是。”

“沙子这玩艺儿真喜欢捉弄人。海市蜃楼也是它造成的……太太还没看到过海市蜃楼吧？”

“不，前些天有一次——不过只看到了点儿蓝糊糊的东西……”

“就是那么点儿，今天我们看到的也是。”

我们过了引地河上的桥，在东家旅馆的堤岸外面走着。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松树梢都刷刷作响。这时，好像有个身量挺矮的人匆匆地迎面走来了。我忽然想起了今年夏天有过的一次错觉。那也是在这样一个晚上，我把挂在白杨树上的纸看成了帽盔。这个男人却不是错觉，而且随着相互接近，连他穿着衬衫的胸部都能看到了。

“那领带上的饰针是什么做的呢？”

我小声这么说了句以后，随即发现我当作饰针的原来是纸烟的火光。这时，妻子用袖子捂住嘴，首先发出了

